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十六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十六回　賈元春才選鳳藻宮　秦鯨卿夭逝黃泉路

下一回▶

且說秦鍾寶玉二人跟着鳳姐自鐵檻寺照應一番，坐車進城，到家見過賈母王夫人等，回到自己房中，一夜無話。至次日，寶玉見收拾了外書房，約定了與秦鍾讀夜書。偏生那秦鍾秉賦最弱，因在郊外受了些風霜，又與智能兒偷期綣繾，未免失于調養，回來時便咳　　傷風，懶怠進飲食，大有不勝之態，只在家中調養，不能上學，寶玉便掃了興，然亦無法，只得候他病痊再議了。

那鳳姐却已得了雲光的回信，俱已妥協，老尼達知張家，果然那守備忍氣吞聲，受了前聘之物。誰知愛勢貪財之父母，　　養了一個知義多情的女兒，聞得退了前夫，另許李門，他便一條汗巾悄悄的尋了個自盡。那守備之子聞知金哥自縊，他也是個情種，遂投河而死。可憐張李二家没趣，眞是「人財兩空」。這裡鳳姐却安享了三千兩，王夫人連一點消息也不知道。自此鳳姐胆識愈壯，以後所作所爲，諸如此類，不可勝數。

一日正是賈政的生辰，寧榮二處人丁都齊集慶賀，熱鬧非常，忽有門吏報道：「有六宮都太監夏老爺特來降旨。」唬的賈赦賈政一干人不知何事，忙止了戲文，徹去酒席，擺香案，啟中門按跪。早見都太監夏秉忠乘馬而至，又有許多跟從的内監。那夏太監也不曾負詔捧勅，直至正廳下馬，滿面笑容，走至廳上，南面而立，口内說：「奉特旨：立刻宣賈政入朝，在臨敬殿陛見。」說　　，也不吃茶，便乘馬去了。賈政等也猜不出是何

兆頭，只得卽忙更衣入朝。賈母等合家人心俱惶惶不定，不住的使人飛馬來徃報信。有兩個時辰，忽見賴大等三四個　　家喘吁吁跑近儀門報喜，又說「奉老爺命，速請老太太率領太太等進宮謝恩」等語。

那時賈母心神不定，在大堂廊下竚候，邢王二夫人、尤氏、李紈、鳳姐、　　春姊妹以及薛姨媽等，皆聚在一處打　　信息。賈母又喚進賴大來細問端的，賴大稟道：「小的們只在臨莊門外伺候，裡頭的信息一槩不知。後來夏太監出來道喜，說偺們家的大小姐晉封爲鳳藻宮尙書，加封賢德　　。後來老爺出來亦如此吩咐小的。如今老爺又往東宮去了，速請老太太們去謝恩。」賈母等聽了方心安，一時皆喜見于面，于是都按品大粧起來。賈母率領邢王二夫人并尤氏，一共四乘大轎，魚貫入朝。賈赦賈珍亦換了朝服，帶領賈薔賈蓉，奉侍賈母前往。

于是寧榮兩處上下內外人等，莫不欣喜，獨有寶玉置若罔聞，你道什麽緣故？原來近日水月　　的智能私逃入城來找秦鍾，不意被秦業知覺，將智能逐去，將秦鍾打了一頓，自己氣的老病發了，三五日光景，嗚呼哀哉了。秦鍾本自怯弱，又帶病未痊，受了笞杖，今見老父氣死，此時悔痛無及，又添了許多病症。因此，寶玉心中悵悵不樂。雖有元春晉封之事，那解得他愁悶？賈母等如何謝恩，如何回家，親友如何來慶賀，寧榮兩府近日如何　　鬧，衆人如何得意，獨他一個皆視有如無，毫不介意。因此衆人嘲他越發獃了。

且喜賈璉與黛玉回來，先遣人來報信，明日就可到家了，寶玉　　了，方畧有些喜意。細問原由，方知賈雨村亦進京引見，皆由王子騰累上荐本，此來候補京缺，與賈璉是同宗弟兄，又與黛玉有師徒之誼，故同路作伴而來。林如海已　　入祖塋了，諸事停妥。賈璉此番進京，若按站而走，本該出月到家，因聞元春喜信，遂晝夜兼程而進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寶玉只問了黛玉「平安」二字，餘者也就不在意了。

好容易盼到明日午錯，果報：「璉二爺和林姑娘進府了。」見面時彼此悲喜交集，未免大哭一場，又致慰慶之詞。寶玉心中忖度黛玉，越發出落的超逸了。黛玉又帶了許多書籍來，忙着打掃卧室，安排器具，又將些紙筆等物分送與寶釵、迎春、寶玉等。寶玉又將北靜王所贈零苓香串珍重取出來，轉送黛玉。黛玉說：「什麽臭男人拿過的，我不要這東西！」遂擲而不取。寶玉只得收回，暫且無話。

且說賈璉自回家見過衆人，回至房中，正值鳳姐事繁，無片刻閒空，見賈璉遠路歸來，少不得撥冗接待。房內無外人，便笑道：「國舅老爺大喜！國舅老爺一路的風塵辛苦！

小的聽見昨日的頭起報馬來報說，今日大駕歸府，畧預備了一杯水酒撢塵，不知可賜光謬領否？」賈璉笑道：「豈敢豈敢！多承多承！」一面平兒與衆丫鬟叅見　　，獻茶。賈璉遂問別後家中諸事，又謝鳳姐的操持辛苦。鳳姐道：「我那裡　　得這些事來！見識又淺，口角又笨，心腸又直率，『人家給個棒槌，我就認作針』。臉又軟，擱不住人給兩句好話，心裡就慈悲了。况且又没經過大事，胆子又小，太太畧有些不自在，就連覺也　　不着了。我苦辭過幾回，太太又不許，倒說我圖受用，不肯學習。除不知我是捻着一把汗呢。一句也不敢多說，一步也不敢妄行。你是知道的，偺們家所有的這些管家奶奶，那一個是好纏的？錯一點兒他們就笑話打趣，偏一點兒他們就『指桑說槐』的抱怨；『坐山看虎鬬』，『借刀殺人』，『引風吹火』，『站乾岸兒』，『推倒油瓶不扶』，都是全掛子的武藝。况且我年紀輕，不壓人，怨不得不放我在眼里。更可笑那府裡蓉兒媳婦死了，珍大哥再三在太太跟前跪着討情，只要請我帮他幾日；我是再四推辭，太太做情允了，只得從命，依舊被我鬧了個馬仰人番，更不成個體統，至今珍大哥還抱怨後呢悔。你明兒見了他，好歹描補描補，就說我年紀小，原没見過世面，誰叫大爺錯委了他。」

說着，只　　外間有人說話，鳳姐便問：「是誰？」平兒近來回道：「姨太太打發了香菱妹子來問我一句話，我已經說了，打發他回去了。」賈璉笑道：「正是呢，我方纔見姨媽去，和一個年輕的小媳婦子撞了個對面，生得好齊整模樣。我疑感偺家並無此人，說話時問姨媽，方知是上京買來的那小丫頭，名叫香菱的，竟與薛大傻子作了房裡人，開了臉，越發出跳的縹緻了。那薛大傻子真玷辱了他。」鳳姐道：「哎！往蘇杭走了一　　回來，也該見些世面了，還是這樣眼饞肚飽的。你要愛他，不值什麼，我拿平兒去換了他來如何？那薛老大也是『吃着碗裡瞧著鍋裡』的，這一年來的光景，他爲香菱兒不能到手，和姨媽打了多少饑荒。那姨娘看着香菱模樣兒好還是小事，其爲人行事，更又比別的女孩子不同，温柔安靜，差不多的主子姑娘還跟不上他，故此擺酒請客的費事，明堂正道與他做了妾。過了没半月，也看的没事人一大堆了。我倒心裡可惜他。」一語未了，二門上小廝傳報：「老爺在大書房等二爺呢。」賈璉聽了，忙忙整衣出去。

這裡鳳姐乃問平兒：「方纔姨媽有什麼事，爬爬兒的打發香菱來？」平兒道：「那裡來的香菱，是我借他暫撒個謊兒。奶奶你說，旺兒嫂子越發連個成笋也没了。」說着，又走至鳳姐身邊，悄悄說道：「奶奶的那利銀遲不送來，早不送來，這會子二爺在家，他偏送這個來了。幸虧我在堂屋裡碰見，不然他走了來回奶奶，二爺少不得要知道，我們二爺那脾氣，油鍋裡的還要撈出來花呢，知道奶奶有了體己，他還不大着胆子花麼？所以我赶着接過來，教我說了他兩句，誰知奶奶偏　　見了。我故此當着二爺面前只說香菱

兒來了。」鳳姐　　了笑道：「我說呢，姨媽知道你二爺來了，忽剌巴的反打發個房裡人來了，原來你這蹄子鬧鬼！」

說着賈璉已進來了，鳳姐命擺上酒饌來，夫妻對坐。鳳姐雖善飲，却不敢任興，只陪侍着。賈璉的乳母趙嬤嬤走來。賈璉鳳姐忙讓吃酒，令其上炕去。趙嬤嬤執意不肯。平兒等早于炕沿設一杌，又有小脚踏，趙嬤嬤在脚踏上坐了，賈璉向桌上揀兩盤餚饌與他，放在杌上自吃。鳳姐又道：「媽媽狠嚼不動那個，没的到硌了他的牙。」因問平兒道：「早起我說那一碗火腿燉肘子狠爛，正好給媽媽吃，你怎麽不拿了去趕着叫他們熱來？」又道：「媽媽，你嚐一嚐你兒子帶來的惠泉酒。」趙嬤嬤道：「我喝呢，奶奶也喝一鍾。怕什麽？只不要過多了就是了。我這會子跑了來，倒也不爲酒飯，倒有一件正經事，奶奶好歹記在心裡，疼顧我些罷！我們這爺，只是嘴裡說的好，到了跟前就忘了我們。幸　　我從小兒奶了你這麽大。我也老了，有的是那兩個兒子，你就另眼照看他們些，別人也不敢跐牙兒的。我還再三的求了你幾遍，你答應的倒好，如今還是燥屎。這如今又從天上跑出這樣一件大喜事來，那裡用不着人？所以倒是來和奶奶說是正經。靠着我們爺，只怕我還餓死了呢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媽媽，你的兩個奶哥哥都交給我。你從小兒奶的兒子還有什麽不知他那脾氣的？拿着皮肉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貼。可見現放着奶哥哥那一個不比人强？你疼顧照看他們，誰敢說個『不』字兒？没的白便宜了外人。我這話也說錯了，我們看着是『外人』，你却看着是『内人』一樣呢。」說着，滿屋裡人都笑了。趙嬤嬤也笑個不住，又念佛道：「可是屋子裡跑出青天來了。若說『内人』『外人』這些混賬緣故，我們爺是没有；不過是臉軟心慈，擱不住人求兩句罷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不是呢，有『内人』的他纔慈軟呢，他在偺們娘兒們跟前纔是剛硬呢！」趙嬤嬤道：「奶奶說的太盡情了，我也樂了，再吃一杯好酒。從此我們奶奶做了主，我就没的愁了。」

賈璉此時没好意思，只是赸笑道：「你們别胡說了，快盛飯來吃，還要往珍大爺那邊去商議事呢。」鳳姐道：「可是，别悞了正事。纔剛老爺叫你說什麽？」賈璉道：「就爲省親的事。」鳳姐忙問道：「省親的事竟准了？」賈璉笑道：「雖不十分準，也有八九分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可見當今的隆恩呢！歷來　　書看戲，古時從來未有的。」趙嬤嬤又接口道：「可是呢，我也老糊塗了。我　　見上上下下吵嚷了這些日子，什麽省親不省親，我也不理論他去；如今又說省親，到底是怎麽個緣故？」賈璉道：「如今當今體貼萬人之心，世上至大莫如『孝』字，想來父母兒女之性，皆是一理，不在貴賤上分的。當今自爲日夜侍奉太上皇、皇太后，尚不能畧盡孝意，因見宫裡　　才人等皆是入宫多年，拋離父母，豈有不思想之理？且父母在家，思想女兒，不能一見，倘因此成疾，亦

大傷天和之事，故啟奏上皇、太后，每月逢二六日期，準其椒房眷屬入宮請候省視。于是太上皇、皇太后大喜，深讚當今至孝純仁，體天格物。因此二位老聖人又下旨諭說：椒房眷属入宮，未免有關國體儀制，母女尙未能愜懷。竟大開方便之恩，特降諭諸椒房貴戚，除二六日入宮之恩外，凡有重宇別院之家，可以駐蹕關防者，不妨啟請內廷鑾輿入其私第，庶可盡骨肉私情，共享天倫之樂事。此旨下了，誰不踴躍感戴？現今周貴的父親已在家裡動了工，修盖省親的別院呢。又有吳貴　　的父親吳天祐家，也往城外踏看地方去了。這豈非有八九分了？」

趙嬤嬤道：「阿彌陀佛！原來如此。這樣說起，偺們家也要預脩接大小姐了？」賈璉道：「這何用說？不然這會子忙的是什麽？」鳳姐笑道：「果然如此，我可也見個大世面了。可恨我小幾歲年紀，若早生二三十年，如今這些老人家也不薄我没見世面了。說起當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，比一部書還　　鬧，我偏没造化赶上。」趙嬤嬤道：「噯喲喲，那可是千載希逢的！那時候我纔記事兒，偺們賈府正在姑蘇楊州一帶監造海船，修理海塘，只預脩接駕一次，把銀子花的像淌海水似的！說起來……」鳳姐忙接道：「我們王府裡也預脩過一次。那時我爺爺專管各國進貢朝賀的事，凡有外國人都來，各抄本均作：來都是我們家養活。粵、閩、滇、浙所有的洋船貨物都是我們家的。」

趙嬤嬤道：「那是誰不知道的？如今還有個口號兒呢，說：『東海少了白玉床，龍王來請江南王。』這說的就是奶奶府上了。如今還有現在江南的甄家，噯喲喲！好世　　！獨他家接駕四次，若不是我們親眼看見，告訴誰也不信的。別講銀子成了土泥，憑是世上有的，没有不是堆山積海的。『罪過可惜』四個字竟顧不得了。」鳳姐道：「我常　　見我們大爺說，也是這樣的。豈有不信的？只納罕他家怎麽就這樣富貴呢？」趙嬤嬤道：「告訴奶奶一句話，也不過拿着皇帝家的銀子往皇帝身上使罷了！誰家有那些錢買這個虛熱鬧去？」

正說着，王夫人又打發人來瞧鳳姐吃完了飯不曾。鳳姐便知有事等他，忙忙的吃了飯，漱口要走，又有二門上小廝們回：「東府裡蓉薔二位哥兒來了。」賈璉纔漱了口，平兒捧着盆盥手，見他二人來了，便問：「說什麽話？」鳳姐因亦止步，只聽賈蓉先回說：「我父親打發我來回叔叔：老爺們已經議定了，從東邊一帶，借着東府裡花園起至西北，丈量了一共三里半大，可以蓋造省親別院了。已經傳人畫圖樣去，明日就得。叔叔纔回家，未免勞乏，不用過我們那邊去，有話明日一早再請過去面議。」賈璉笑說：「多謝大爺費心，體諒我，就從命不過去了。正經是這個主意纔省事，蓋造也容易；若採置別的地方去，那更費事，且倒不成體統。你回去說，這樣狠好，若老爺們再要改時，全仗

大爺諫阻，萬不可另尋地方。明日一早，我給大爺請安去，再議細話。」賈蓉忙應幾個「是」。

賈薔又近前回說：「下姑蘇請聘教習，採買女孩子，置辦樂器行頭等事，大爺　　了姪兒，帶領着來管家兩個兒子，還有單聘仁、卜固修兩個清客相公，一同前往，所以命我來見叔叔。」賈璉　　了，將賈薔打諒了打諒，笑道：「你能彀在行麼？這個事雖不甚大，裡頭却有藏掖的。」賈薔笑道：「只好學習着辦罷了。」賈蓉在身傍燈影下悄拉鳳姐的衣襟，鳳姐會意，因笑道：「你也大操心了，難道大爺比偺們還不會用人？偏你又怕他不在行了。誰都是在行的？孩子們已長的這麼大了，『没吃過猪肉，也看見過猪跑』。大爺　　他去，原不過是個坐纛旗兒，難道認真的叫他去講價錢會經紀呢！依我說，狠好。」賈璉道：「自然是這樣。並不是我要駁回，少不得替他籌　　籌箅。」因問：「這一項銀子動那一處的？」賈薔道：「剛纔也議到這裡。賴爺爺說，竟不用從京裡帶銀子去，江南甄家還收着我們五萬銀子。明日寫一封書信會票我們帶去，先支三萬兩，剩二萬兩存着，等置辦彩燈花燭並各色簾幃帳幔的使用。」賈璉點頭道：「這個主意好。」鳳姐忙向賈薔道：「既這樣，我有兩個在行妥當人，你就帶他們去辦，這個便宜了你呢。」賈薔忙陪笑道：「正要和嬸娘討兩個人呢，這可巧了。」因問名字。鳳姐便問趙嬤嬤。彼時趙嬤嬤已　　話聽獃了，平兒忙笑推他，纔醒悟過來，忙說：「一個叫趙天樑，一個叫趙天棟。」鳳姐道：「可別忘了，我幹我的去了。」說着便出去了。賈蓉忙跟出來，悄悄的向鳳姐道：「嬸娘要什麼東西，吩咐了開個賬兒給我兄弟帶去，按賬置辦了來。」鳳姐笑道：「別放你娘的屁！我的東西還没處撂呢，希罕你們鬼鬼祟祟的。」說着，一徑去了。

這里賈薔也是問賈璉：「要什麼東西？順便織來孝敬。」賈璉笑道：「你別興頭。纔學着辦事，到先學會了這把戲。短了什麼，少不得寫信來告訴你，且不要論到這裡。」說　　，打發他二人去了。接着回事的人不止三四起，賈璉乏了，便傳與二門上，一應不許傳報，俱待明日料理。鳳姐至三更時分方下來安歇。一宿無話。

次早賈璉起來，見過賈赦賈政，便往寧國府中來，合同老　　事人等，並幾位世交門下清客相公，審察兩府地方，繕畫省親殿宇，一面叅度辦理人丁。自此後，各行匠役齊全，金銀銅錫以及土木磚　　之物，搬運移送不歇。先令匠役拆寧府會芳園　　垣樓閣，直接入榮府東大院中。榮府東邊所有下人一帶羣房已盡拆去。當日寧榮二宅，雖有一小港界斷不通，然這小港亦係私地，並非官道，故可以聯絡。會芳園本是從北墻角下引來一股活水，今亦無煩再引。其山樹石木雖不敷用，賈赦住的乃是榮府舊園，其中竹樹山石以及

亭榭欄杆等物，皆可挪就前來。如此兩處又甚近，凑來一處，省許多財力，縱有不敷，所添有限。全　　一個胡老名公，號山子野，一一籌畫起造。

賈政不慣于俗務，只憑賈赦、賈珍、賈璉、賴大、來升、林之孝、吳新登、詹光、程日興等幾人安插擺佈。堆山　　池，起樓　　閣，種竹裁花，一應點景，又有山子野制度，下朝閒暇，不過各處看望看望，最要　　處和賈赦等商議商議便罷了。賈赦只在家高卧，有芥豆之事，賈珍等或自去回明，或寫畧節，或有話說，便傳呼賈璉賴大等來領命。賈蓉單　　打造金銀器皿。賈薔已起身往姑蘇去了。賈珍賴大等又點人丁，開册籍，監工等事。一筆不能寫到，不過是喧闐熱鬧而已。暫且無話。

且說寶玉近因家中有這等大事，賈政不來問他的書，心中自是暢快；無奈秦鍾之病，日重一日，也着實懸心，不能快樂。這日一早起來，纔梳洗了，意欲回了賈母去望候秦鍾，忽見茗烟在二門照壁前探頭縮腦，寶玉忙出來問他：「做什麽？」茗烟道：「秦相公不中用了！」寶玉　　了，嚇了一跳，忙問道：「我昨兒纔瞧了他還明明白白，怎麽就不中用了？」茗烟道：「我也不知道，剛纔是他家的老頭子來特告訴我的。」寶玉　　了，忙轉身回明賈母，賈母吩咐　　妥當人跟去，「到那里盡一盡同窗之情就回來，不許多躭擱了。」寶玉忙出來更衣。到外邊，車猶未備，急的滿廳亂轉，一時催促的車到，忙上了車，李貴茗烟等跟隨。來至秦家門首，悄無一人，遂　　擁至内室，唬的秦鍾的兩個遠房嬸母並幾個弟兄都藏之不迭。

此時秦鍾已發過兩三次昏了，已易簀多時矣。寶玉一見，便不禁失聲。李貴忙勸道：「不可，不可，秦相公是弱症，未免炕上挺扛的骨頭不受用，所以暫且挪下來鬆散些。哥兒如此，豈不反添了他的病？」寶玉　　了，方忍住近前，見秦鍾面如白蠟，合目呼吸，轉展枕上。寶玉忙叫道：「鯨哥！寶玉來了。」連叫了兩三聲，秦鍾不採。寶玉又叫道：「寶玉來了。」那秦鍾早已魂魄離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餘氣在胸，正見許多鬼判持牌提索來捉他。那秦鍾魂魄那里肯就去？又記念着家中無人掌着家務，又記　　着智能尚無下落，因此百般求告鬼判。無奈這些鬼判都不肯狥私，反叱咤秦鍾道：「　　你還是讀過書的人，豈不知俗語說的：『閻王叫你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』我們陰間上下都是鐵面無私的，不比陽間瞻情顧意，有許多的關碍處。」

正鬧着，那秦鍾魂魄忽聽見「寶玉來了」四字，便忙又央求道：「列位神差畧慈悲，讓我回去，和一個好朋友說一句話，就來了。」衆鬼道：「又是什麽好朋友？」秦鍾道：「不瞞列位，就是榮國公孫子，小名寶玉的。」都判官　　了，先就唬慌起來，忙喝罵鬼

使道：「我說你們放了他回去走走罷，你們斷不依我的話，如今等的請出個運旺時盛的人來纔罷。」衆鬼見都判如此，也皆忙了手脚，一面又抱怨道：「你老人家先是那等『雷霆火炮』，原來見不得『寶玉』二字。依我們愚見，他是陽，我們是陰，怕他亦無益于我們。」　　竟秦鍾　　活如何，且　　下回分解。